舊唐書/卷1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苗晉卿　裴冕　裴遵慶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十四
列傳第六十四　魯炅　裴茷　來瑱　周智光

► 崔器　趙國珍　崔瓘　敬括　韋元甫　魏少游　衛伯玉　李承

魯炅

魯炅，范陽人也。身長七尺餘，涉獵書史。天寶六年，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為別奏。顏真卿為監察御史，使至隴右，翰嘗設宴，真卿謂翰曰：「中丞自郎將授將軍，便登節制，後生可畏，得無人乎？」炅時立在階下，翰指炅曰：「此人後當為節度使矣。」後以隴右破吐蕃跳蕩功，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，賜紫金魚袋。

祿山之亂，選任將帥。十五載正月，拜炅上洛太守，未行，遷南陽太守、本郡守捉，仍充防禦使。尋兼御史大夫，充南陽節度使，以嶺南、黔中、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，溠水之南，築柵，四面掘壕以自固。至五月，賊將武令珣、畢思琛等來擊之，眾欲出戰，炅不許。賊於營西順風燒煙，營內坐立不得，橫門扇及木爭出，賊矢集如雨，炅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，余眾盡沒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、黔中節度使趙國珍、襄陽太守徐浩未至，裨將嶺南、黔中、荊襄子弟半在軍，多懷金銀為資糧，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。至是賊徒不勝其富。炅收合殘卒，保南陽郡，為賊所圍。尋而潼關失守，賊使哥舒翰招之，不從。又使偽將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，累月不能克。武令珣死，又令田承嗣攻之。潁川太守來瑱、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。犀使弟孟馴為將，領兵至明府橋，望賊而走，眾遂大敗。炅城中食盡，煮牛皮筋角而食之，米鬥至四五十千，有價無米，鼠一頭至四百文，餓死者相枕藉。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，路絕不得入。日昇請單騎入致命，仲犀曰：「不可，賊若擒吾敕使，我亦何安！」顏真卿適自河北次於襄陽，

謂仲犀曰：「曹使既果決，不顧萬死之地，何得沮之！縱為賊所獲，是亡一使者；敬得入城，則萬人之心固矣。公何愛焉？」中官馮廷環曰：「將軍必能入，我請以兩騎助之。」日昇又自有傔騎數人，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。賊徒望見，知其驍銳，不敢逼。日昇既入城，炅眾初以為望絕，忽有使來宣命，皆踴躍一心。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，賊雖追之，不敢擊，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，賊亦不能遏，又得相持數月。

炅在圍中一年，救兵不至，晝夜苦戰，人相食。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，率眾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，投襄陽。田承嗣來追，苦戰二日，殺賊甚眾。賊又知其決死，遂不敢逼，朝廷因除御史大夫、襄陽節度使。時賊志欲南侵江、漢，賴炅奮命扼其沖要，南夏所以保全。十月，王師收兩京，承嗣、令珣等奔於河北。南陽遭大亂之後，距鄧州二百里，人煙斷絕，遺骸委積於墻塹間。

十二月，策勛行賞。詔曰：「特進、太僕卿、南陽郡守、兼御史大夫、權知襄陽節度事、上柱國、金鄉縣公魯炅，蘊是韜略，副茲節制，竭節保邦，悉心陷敵。表之旗幟，分以土田。可開府儀同三司、兼御史大夫，封岐國公，食實封二百戶，兼京兆尹。」

乾元元年，兼鄭州刺史，充鄭、陳、潁、亳等州節度使。上元二年，為淮西襄陽節度使、鄧州刺史。十月，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、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。炅領淮西、襄陽節度行營步卒萬人、馬軍三百，以李抱玉為兵馬使，炅分界知東面之北。二年六月六日，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，戰於安陽河北，王師不利，炅中流矢奔退。時諸節度以回紇戰敗，因而退散，盡棄軍糧器械，所過虜掠，炅兵士剽奪尤甚，人因驚怨。五日，至新鄭縣，聞郭子儀已整眾屯谷水，李光弼還太原，炅憂懼，仰藥而卒。

裴茷

裴茷，以門廕入仕，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。來瑱鎮陝州，引為判官；瑱移襄州，又為瑱行軍司馬，瑱遇之甚厚。及瑱淮西之敗，逗留不行，茷密表聞奏。朝廷以瑱掌重兵，惡之，密詔以茷代瑱為襄州刺史，充防禦使。茷本鎮谷城，及受密命，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。時瑱亦奉詔依舊任，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。茷初聲言假道入朝，及見瑱，即雲奉代，且欲視事。瑱報曰：「瑱已奉恩命復任此。」茷惶惑，喻其麾下曰：「此言必妄。」遂引射瑱軍，因與瑱兵交戰，茷大敗，士卒死傷殆盡。茷走還谷城舊營，瑱追擒之。朝旨務安漢南，乃歸咎於茷。寶應元年七月，敕曰：「前襄州刺史裴茷，性本頑疏，行

惟狂悖。頃因試用，爰委軍戎，守在要沖，無聞方略。所以申命來瑱，重撫漢南，即宜奔赴闕廷，謝其曠職。而乃顧惜名位，輕圖異端，誣構忠良，妄興兵甲。遽令追召，敢欲逗留，是有無君之心，不唯罔上之罪。又轉輸之物，軍國所資，擅為費用，其數甚廣。據其抵犯，合置嚴誅。但自朕登極已來，屢施恩宥，肆諸朝市，所未忍為。宜寬殊死之刑，俾就投荒之謫，宜除名，長流費州。」

莪器局輕褊，初興師徒，給用無節。及敗撓，遲回赴召，將至京師，會有是命。既行，至藍田驛，賜自盡。

來瑱

來瑱，邠州永壽人也。父曜，起於卒伍。開元十八年，為鴻臚卿同正員、安西副都護、持節磧西副大使、四鎮節度使，後為右領軍大將軍、仗內五坊等使，名著西陲。寶應元年，以子貴，贈太子太保。

瑱少尚名節，慷慨有大志，頗涉書傳。天寶初，四鎮從職。十一載，為左贊善大夫、殿中侍御史，充伊西、北庭行軍司馬。玄宗詔朝臣舉智謀果決、才堪統眾者各一人。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之略，臨事能斷，堪當禦悔之任。丁母憂，以孝聞。

安祿山反，張垍復薦之，起復兼汝南郡太守，未行，改潁川太守。賊攻之。城中積粟素多，瑱繕修有備。賊繼至城下，瑱親射之，無不應弦而斃。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，琛即瑱父曜故將，城下拜泣吊瑱，瑱不應。前後殺賊頗眾，鹹呼瑱為「來嚼鐵」。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，攝御史中丞、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。魯炅敗於葉縣，退守南陽，乃以瑱為南陽太守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山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炅。尋以嗣虢王巨為御史大夫、河南節度使，因奏炅守南陽，詔各復本位。賊攻圍南陽累月，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。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，望風敗走，賊追蹙，大敗而還。兵素少，遇敗，人情恟懼，瑱綏撫訓練，賊不能侵。詔為淮南西道節度使。收復兩京，與魯炅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兼御史大夫，封潁國公，食實封二百戶，余如故。

乾元元年，召為殿中監。二年，初除涼州刺史、河南節度經略副大使。未行，屬相州官軍為史思明所敗，東京震駭。元帥司徒郭子儀鎮谷水，乃以瑱為陝州刺史，充陝、虢等州節度，並潼關防禦、團練、鎮守使。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，襄州軍將張維瑾、曹玠率眾謀亂，殺刺史史翔。以瑱為襄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山南東道襄、鄧、均、房、金、

商、隨、郢、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。

上元三年，肅宗召瑱入京。瑱樂襄州，將士亦慕瑱之政，因諷將吏、州牧、縣宰上表請留之，身赴詔命，行及鄧州，復詔歸鎮。肅宗聞其計而惡之。後呂諲、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，懼其得士心，以瑱為鄧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襄、鄧、唐、復、郢、隨等六州節度，余並如故。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，為賊所虜。初，仲昇被圍累月，呂諲病於江陵，瑱在襄州，又恐仲昇構己，遂顧望不救。及師出，仲昇已沒。裴茷頻表陳瑱之狀，謀奪其位，稱「瑱善謀而勇，崛強難制，宜早除之，可一戰而擒也。」肅宗然之，遂以瑱檢校戶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、安州刺史，充淮西申、安、蘄、黃、光、沔節度觀察，兼河南陳、豫、許、鄭、汴、曹、宋、潁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，外示尊崇，實奪其權也。加裴茷兼御史中丞、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。瑱懼不自安，上表稱「淮西無糧饋軍，臣去秋種得麥，請待收麥畢赴上」，復諷屬吏請留之。裴茷於商州召募，以窺去就。

寶應元年五月，代宗即位，因復授瑱襄州節度、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，官如故，潛令裴茷圖之。其月十九日，裴茷率眾浮漢江而下。日暮，候者白瑱，謀於帳下，副使薛南陽曰：「尚書奉詔留鎮，裴茷以兵代，是無名也。且茷之智勇，非尚書敵也，眾心歸尚書，不歸於茷。彼若乘我之不虞，今夕而至，直燒城市，我眾必懼而亂，彼乘亂而擊，則可憂也。若及明而至，尚書破之必矣。」翌日平明，茷督軍士五千列於谷水北，瑱以兵逆之，登高而陣，呼茷將士告之曰：「爾何事來？」曰：「尚書不受命，謹奉中丞伐罪人。若尚書受替，謹當釋兵。」瑱曰：「恩制復除瑱此州。」及取告身敕書以示，茷軍皆曰：「偽也。承命討君，豈千里空歸，富貴在於今日。」遂爭射之。瑱奔歸旗下，薛南陽曰：「事急矣，請以三百騎為奇兵，尚書勿與之戰。」兩軍相見，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，表裏夾擊，茷軍大敗，投水而死，殺獲殆盡。茷及弟薦脫身北走，妻子並為瑱所擒，瑱甚厚撫之。因抗表謝罪。擒茷於申口，送至京師，長流費州，賜死於藍田故驛。

八月，瑱入朝謝罪，代宗特寵異之，遷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依前山南東道節度、觀察等使，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。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用事，發瑱言涉不順，王仲昇賊平來歸，證瑱與賊合，故令仲昇陷賊三年。代宗含怒久之，因是下詔曰：

《春秋》之義，貴在於必書；君臣之間，法存於無赦。沮勸式遵於前典，進退莫匪於至公，惡稔既彰，明罰難貸。開府儀同三司、行兵部尚書、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、上柱國、潁國公來瑱，謬當任用，素乏器能，亟歷班榮，累經節制。

蒞職蔑聞於成績，登朝虛美於崇名。頃者分閫頒條，久淹江、漢。或頻徵不至，或移鎮遲留，實乖堂陛之儀，爰及干戈之忿。朕以舊臣宿將，道在含弘，會其來庭，用甄後效。超登宰輔，光拜夏卿，列在三臺，掩其一眚。山陵先遠，事委近臣，謀謨素闕於大猷，卜祝頗聞於私議。實虧周慎，且間樞言，何以輔弼鼎司，儀刑簪紱？據其所犯，合置殊科。以嘗侍軒闥，用存寬免之辜；緬範舊章，兼膺黜削之譴。其身官爵，一切削除。

寶應二年正月，貶播州縣尉員外置。翌日，賜死於鄠縣，籍沒其家。瑱之被刑也，門客四散，掩於坎中。校書郎殷亮後至，獨哭於屍側，貨所乘驢以備棺衾，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，演義而從之。亮夜葬而祭，走歸京師。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，積其過而配流溱州。

先是，瑱行軍司馬龐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，至汝州，聞瑱死，將士魚目等回兵襲襄州，左兵馬使李昭禦之，奔房州。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葉相圖，為崇義所殺。朝廷授崇義節度使、兼御史中丞以代瑱。崇義瑱立祠，四時拜饗，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，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，抗疏哀請收葬，優詔許之。廣德元年，追復官爵。

周智光

周智光，本以騎射從軍，常有戎捷，自行間登偏裨。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，鎮陝州，與之昵狎。朝恩以扈從功，恩渥崇厚，奏請多允，屢於上前賞拔智光，累遷華州刺史、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，加檢校工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。

永泰元年，吐蕃、回紇、党項蕃、渾、奴剌十餘萬眾寇奉天、醴泉等縣，智光邀戰，破於澄城，收駝馬軍資萬計，因逐賊至鄜州。智光與杜冕不協，遂殺鄜州刺史張麟，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，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。懼罪，召不赴命。朝廷外示優容，俾杜冕使梁州，實避仇也。

永泰二年十二月，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、兼御史中孫龐充。充方居縗绖，潛行，智光追而斬之。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石，據州反。智光自鄜坊專殺，朝廷患之，遂聚亡命不逞之徒，眾至數萬，縱其剽掠，以結其心。初，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，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，智光館給禮慢，志斌責其不肅。智光大怒曰：「僕固懷恩豈有反狀！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，懼死不敢入朝。我本不反，今為爾作之。」因叱下斬之，臠其肉以飼從者。時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，方物百萬，智光強留其半。舉選

之士竦駭，或竊同州路以過，智光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，橫死者眾。優詔以智光為尚書左僕射，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。智光受詔慢罵曰：「智光有數子，皆彎弓二百斤，有萬人敵，堪出將入相。只如挾天子令諸侯。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。」因歷數大臣之過。元仙股怵，智光增絹百匹遣之。於州郭置生祠，俾將吏百姓祈禱。

大歷二年正月，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、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，許以便宜從事。時同、華路絕，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，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，遣家童間道達焉。子儀奉詔將出師，華州將士相顧攜貳。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。貶智光為澧州刺史，散官勛封如故。乃聽將一百人隨身，便路赴任，其所部將士官吏，一無所問。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為華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潼關防禦使；又以大理卿敬括為同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長春宮等使。是日，智光為帳下將斬首，並子元耀、元幹等二人來獻。丁卯，梟智光首於皇城之南街，二子腰斬以示眾。判官監察御史邵賁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，餘黨各以親疏準法定罪。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宮、太廟、七陵。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，次潼關，聞智光阻兵，駐所部將往禦之。及智光死，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，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，畜產財物殆盡，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嘗讀《李陵傳》，戰敗不能死，屈節降虜庭，君不得為忠臣，母不得為孝子，每長嘆久之。炅收潼水敗眾，守南陽孤城，每蹈危機，竟效死節，料敵雖非其良將，事君不失為忠臣。莪浮躁無行，狂悖用兵，宜其死矣。瑱善軍政，得士心，庶幾幹城禦侮者哉！始固名位，為裴莪巧言；終歸朝廷，遭元振誣構。賜死之辜匪辨，用刑之道不明。致舊將立祠，門吏偷葬，出將入相，一至於斯，惜哉！智光狂悖，不足與論。

贊曰：魯炅竭節，來瑱枉死。裴莪兇人，智光逆子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